

讀通鑑論

冊九

廣雅釋詁

卷一

讀通鑑論卷二十回而不止始秦五文會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撰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底於成。高祖意念之深。誠不可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恆以躁。楊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爲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

稷而非純乎爲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辭。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甚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徼福。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宏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羣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爲之守太原。禦突厥而弗動。至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雒郛。環海無尺寸之甯土。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矣。唐之爲餘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

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爲。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幾。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文化及遂弒楊廣於江都。廣已弒。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弒。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爲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寧其婦子。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懸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弒。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

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爲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羣雄之躁妄。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箠以御梟尤。而繫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非可志爲擬也。四海之大。非可氣爲壓也。相時之所疾苦。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卽毒衆臨戎。而神人罔爲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可爲。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尙誰歸哉。慎於舉事。而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惡已燔而將熄之楊廣也。毒方興而不戢之僞主也。有唐三百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慎。爲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髣髴遇之矣。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邴元貞單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

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爲奇計。鄙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亂。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鬪其捷。而無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抑無可恃之勢。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檄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旣已欲殪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絕。乃宇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

受太尉尚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為。尚誰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為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羞其所為。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揜其羞。豈有他哉。無恆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為輕。詭輕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適如其



數輕也。而予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土釋兵。擲二萬人以降唐。密之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閒關來歸。爲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爲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密之狙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衆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爲輕而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閒冗之文吏。而司進食之褻事。使執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很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閒。嗚呼。此大有爲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怙。

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詐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  
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終順與。則飽  
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孟景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  
布彭越之菹醢以傷恩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  
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無很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  
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  
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  
有爲者。不足以與於斯。

徐世勳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爲亡賴賊。習一  
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爲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  
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  
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  
宵則耀。當晝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

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僞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勳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勳籍戶口士馬之數。啓密使獻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稱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之命。世勳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僞。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以爲是可以卓然自命爲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爲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孚。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閭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遽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

使爲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爲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爲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以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徵於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德明於王世充。簡岑文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諫多聞之士。皆自僭僞中被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爲楨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

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爲匪人。則風教蔑廉恥喪。上下亂而天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爲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爲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翹翔凶豎之庖俎。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爲彊。險不足以爲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爲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憚而不學威。迂行腐步。稟岸以逍遙邪。媚於當世也。似慎。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倨驕而肆志也。似剛。殺之無名。遠之不得。天下且以爲道之莫尙者。而導世以偷汙。爲彝倫之大賊。是可容也。孰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卽刑。其猶姑息。

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矣。雖復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杲蕭銑竇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惟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煬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諸己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杲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杲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

里克甯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  
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  
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爲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  
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  
且人主與之相邇。賢姦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弗明。  
防之不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  
臣。如蕭銑。亡賴細民。如建德。如仁杲。始於掠奪。攫窮民而  
噬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廣。梟桀飲博之  
徒。苟可爲而無不可爲。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  
誅。決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  
螳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爲耨耜棘矜  
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其徜徉。則人  
何憚而不殺。越平人以希富貴。况當初定之天下。衆志未

寧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後。權臣之篡者。成而爲曹魏。六朝未成而敗。爲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倓成而速敗。爲桓元。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延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暗主相承。政刑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生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爲功於國。而逼奪孤幼。則不待正鈇鉞於世充。而無有繼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貴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貿貿以張弛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銑仁杲。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幾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攤衆十  
五萬。寇并州。鄭元璽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  
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籌國相時  
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  
入而爲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  
安。各有可挾。機有可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  
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挫於劉黑闥。而無腴縮之心。則與  
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  
起以亟爭。而藏拙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神符蕭  
顛之功必成。而鄭元璽之說必讎矣。夫突厥者。不戰而未  
可與和者也。犬繫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  
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  
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